



瑟瑟秋风,吹过荒山野岭。没有言语,没有鸣枪,战友们用一片抑制不住的啜泣声为他送行……就在长征即将胜利结束的前几天,他孱弱的身躯轰然倒地——一颗极度疲惫的高贵灵魂永远沉眠了。

战友们含泪就把他埋在甘肃省岷县维新乡卓坪村外河滩小山包上,尔后带着英灵未竟的心愿继续前行。

青山埋忠骨,生死两茫茫。49年后,亲属和战友历经多年的苦苦探寻才找到他的遗骸!徐向前元帅闻讯心潮起伏,挥泪题写:“无名英雄蔡威”。

一

“速度慢,不方便先不说。不少信件还被敌人截获,泄露了秘密,贻误战机!”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来说,这是一件十分头痛的事。鄂豫皖苏区远离党中央,通信联络工作靠地下交通员一站一站地传递,信息渠道十分不畅,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络工作成为当务之急。徐向前只好向党中央求助。

谁能担此重任?“蔡威!”一个名字不约而同闯进了几位首长的视野——

蔡威原名蔡泽锦,字景芳,1907年3月出生在福建福州府宁德城。其高祖是有“蔡百万”之称的闽东首富,父亲官至清代湖南湘潭知府,家族在当地非常显赫。名门望族多纨绔,可身为富家子弟的蔡泽锦却是个例外。由于受到新思想熏陶,蔡泽锦走上了革命道路,并于192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8月,蔡泽锦无暇向寡母和怀有身孕的娇妻告别,毅然远行,化名蔡威,以上海同济大学求学为掩护进行地下革命活动。

1931年上半年,周恩来安排蔡威参加上海党中央特科秘密无线电培训班学习。中央特科可是我党我军最高保密机构,以“上不告父母,下不传妻儿”为铁律,为了革命理想和工作需要,蔡威忍痛切断了与家人联系——那是一种撕裂般的疼痛,把对家人的深情和愧疚埋进心底。以致后来家人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,甚至被误传叛逃国外。蔡家三代人接力苦苦寻找,在他离家半个多世纪后见到的却是他冰冷的遗骸。这是后话。

10月下旬,蔡威结束了学习,来到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(今河南新县城)。

最开始出现在人们眼中的蔡威穿着西装裤,留个大背头,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,像个“洋先生”。后来,他整日里围着

部队缴获的那些破烂发电机、收发报机,转悠摸弄,经常满身油污,乍一看,还以为为是地道的机修工。

当年12月,徐向前指挥部队在黄安全歼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,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。蔡威像捡到宝贝似的高兴极了,连忙进行检修。

“嘟嘟……”几天后随着清脆悦耳的信号声响起,鄂豫皖苏区的第一部红色电台终于诞生了。1932年2月的一天上午,在鄂豫皖苏区党代表大会上,红四方面军陈昌浩政委宣读了刚收到的党中央发来的贺电,全体代表齐声欢呼。靠着“半部电台起家”,红军终于有了自己的“听风部队”,并且在战斗中如虎添翼。

“收报阵地,待机反攻!”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根据敌人兵力部署做出决策。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。经过三昼夜激战,我军以少胜多,取得重大胜利。战后,蔡威受到了红四方面军总部的通令嘉奖。

“嘀嗒,嘀嗒……”电台监测到了一组电波,蔡威赶紧将敌军作战部署上报。

“收报阵地,待机反攻!”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根据敌人兵力部署做出决策。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。经过三昼夜激战,我军以少胜多,取得重大胜利。战后,蔡威受到了红四方面军总部的通令嘉奖。

“守敌刘存原部队粮食接济不及,士兵没有饭吃……”蔡威从截获的敌电台电报中分析得出结论。

“好样的,蔡同志!”总指挥徐向前脱口夸奖道。随后,总政治部组织前方红军战士,展开了阵地政治攻势,瓦解敌军。

电波,昼夜不息在空气中穿梭,像一把隐形利刃刺向敌人的心脏。蔡威和战友们不但及时破译了地方军阀的密电,而且截获并破译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电报,为红军捕捉战机和选定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,使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宣达、笔架山等战役的胜利。

“王陵基回家过春节了……”1934年2月,在万源保卫战中,蔡威又侦获了王陵基回万县老家过春节的情报。徐向前决定乘敌军群龙无首之机发起进攻。李先念领军偷袭露米山,全歼郝耀庭旅,并缴获了一大批年货,红军驻地一片欢腾……

一些指挥员很惊奇,问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:“哪来这么准确的情报?”

陈昌浩故意卖个关子:“我啊!房间里供奉了一尊‘菩萨’,敌人准备进攻时,‘菩萨’就会告诉我了。”

经过10个月英勇奋战,红军以歼敌8万余人的辉煌战果,彻底粉碎了刘湘的“六路围攻”。

“下面请蔡威同志上台领奖……”1934年11月,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召开的英模表彰会上,一位瘦削甚至有点驼背

的身影走向领奖台。大家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这位神秘的“菩萨”就是蔡威!

二

“糟糕!中央红军肯定有难!”1934年10月,蔡威侦听敌人电台获知,10月16日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江西瑞金,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。中央红军这一重大行动居然没有告诉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,说明形势相当严峻。因此,蔡威受命开始跟踪侦听中央红军周围的敌军电台联络情况,在军事情报上对中央红军予以援助。

“蒋介石已经埋伏了重兵……”中央红军退到贵州境内,正前往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师途中,突然从徐向前部获取了这一重要情报,赶紧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,决定放弃北进湘西计划,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。由于及时转变重大军事部署,中央红军又躲过了一劫!

举世闻名的“四渡赤水”,展示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,也成就了长征史上最光辉神奇的篇章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浮出水面——

“这情报来得太及时了!”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湘音高兴地说。据蔡威战友宋佩夫著述回忆:长征结束后,毛主席在延安见到他时说: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,有功劳啊!在四渡赤水前后,是你们提供了情报,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。

三

一灯如豆,几双熬红的眼睛却熠熠发光。“佩夫、子纲同志,再难,我们一起把这块‘硬骨头’拿下!”蔡威招呼道,他和战友宋佩夫、王子纲三人都是来自上海的“火种”,有红四方面军“情报三杰”之称。自1933年2月起,他们还联手承担起了研究侦破敌军密码的任务。

随着战斗的日趋激烈,敌人预感到电码被破译或泄露,因此他们在无线电通信方面玩起了花样,密码经常变换,有时一份电报前后不一样。

“真是烂码,也是天书!”蔡威等人暗暗叫苦。敌军再多的“障眼法”也瞒不过蔡威警觉的耳目,对敌人每次密码的变换,他总是以惊人的勇气、耐心和智慧克服了所有的困难,找出破解之策。

蔡威夜以继日地戴着耳机,监听敌军的电报。经过深入侦听、追踪、对照、判断,解决了关键难题,也最终完整地破译了敌军的第一部密码“通密”。后来不管敌人的“烂码”如何改变,蔡威只需两三个小时就能完全破译出来。甚至到后来,只要敌人电台用密码发报,蔡威就可以做到拿起话筒直接向红四方面军首长

念出电报的内容。

1935年8月,红军总司令部二局成立,专门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,蔡威众望所归担任局长。红军的技侦工作由此达到了鼎盛时期。

四

充电机因为没有“账圈”,发动不了,他亲自动手制作,用碎瓦灰磨光来代替;旧电瓶里的铅板坏了,他利用废铅重新制作,充电后甚至可用十几个小时;为了节省少得可怜的汽油,他带领其他同志研制成一台木制水轮机,利用河流落差运转发电……红四方面军被敌人严密封锁包围,电台由于缺乏器材、油料,经常出毛病。对此,蔡威一不叫苦,二不喊难,埋头机房,日夜钻研,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。

在保卫苏区的各次战役中,蔡威夜以继日地守候在电台旁边。他经常和战友们说:“战斗总是会有空隙的,可是我们电台的工作是永远不会有间隙的,为了当好党的耳目,我们就是要拼!就是要干!”

在空山坝战斗中,蔡威所率的电台跟随王树生副总指挥行动。王树声几次对蔡威说:“敌人进攻得很厉害,你必须准备好,随时要撤!”可蔡威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,一直坚守在战斗岗位上。

心有指路明灯,出生入死何所惧?恶劣的战争环境和长期的劳累工作,严重损害了蔡威的健康。1936年8月底,蔡威由于过度劳累,兼之身患胃病、肠炎,还染上重伤寒病,卧床不起,只能由战士们抬着他行军。此等情形,蔡威仍然惦记着情报工作。他叫人拿来小镜子照了一下憔悴的病容说:“你看,我的病不是好多了,再过几天又能工作了吧!”事实上,他已多日不进东西,整个身体已经瘦弱不堪了。病重期间,徐向前和朱德等首长都前来看望,并派当时最好的军医连璋为他治疗。即便如此,最终也未能挽救蔡威那极度疲劳和透支的生命,牺牲时年仅29岁。许多红军将领悲痛地说,红军从此失去了一双“顺风耳”和“千里眼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蔡泽锦因是闽东革命先驱之一评上了烈士,1955年却因为下落不明被取消了烈士资格,直到1985年经战友宋佩夫、王子纲等和亲属费尽周折才找回遗骸,并在国家主席李先念、元帅徐向前的直接关心下,重新获评烈士。1986年,在蔡威烈士牺牲50周年时,徐向前又郑重作出批示:蔡威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,在破译工作方面是有独特建树的。

英雄远去,风范长存。如今蔡威故居——宁德市蕉城区前林路一座明清风格的民居已成为“技侦光荣传统教育基地”,与毛泽东、朱德、张鼎丞的居所一并被列为福建省四大红色名人故居(旧址)之一,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瞻仰者。门口的塑像以青春姿态让后人敬仰,谛听一段并未远去的理想之歌、初心故事。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,深情凝望

1988年10月14日,我接到电报:父亲患食道癌住院。那时,我在原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教育处当干事。我一时不知所措。处长弓计来得知消息,要我把手头的事放下,立即回家看望老人。

第二天一早,我赶到运城人民医院病房。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,正在输液。我轻轻喊了一声父亲,上前握住他的手。

父亲见到我,先是一愣,说道:“宝宝(我的小名),你怎么回来了?”接着他转向二弟,“不是说了吗?我的病不要紧,不要告诉你哥。”二弟站立一旁,无语。

在我俯身给父亲整理输液管的时候,父亲端详了我一眼,说:“你的头上有白发了。”我的眼眶里顿时盈满了泪水。

陪伴了父亲几天,他要我赶快回去,不能耽误工作。父亲把儿女的前途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……

父亲做手术后不久,回到家里静养。这年春节,我回乡探望父亲。父亲的心情很阳光。这时三弟以优异成绩考入军校,他为两个军官儿子感到自豪。这是我和父亲过的最后一个春节。3月4日,我接到四弟的电话:父亲走了。

父亲走了,但他的慈爱,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打记事起,我就很少见到父亲。他在荣河汽车站当运输工人,运煤,运粮,装脚200斤的粮袋,跟着解放牌运输车在万荣、运城、侯马、临汾一带穿梭,长年累月。

后来,单位要父亲到运城上班。那时家里孩子多,母亲无能为力,父亲只好辞职回到生产队。

那段日子,我见父亲的时间也很有限。一早,我还没有起床,父亲就出门了,到东边的山坡割草。我家里喂好几只羊,用来给我们兄弟姐妹换取学费。割完草回到家,父亲抓上一块干粮,就踏着生产队出工的急促铃声,下地里去干活。日复一日,父亲总是匆忙……

1971年,我14岁,从荣河初中毕业。虽处在“文革”岁月,我却受父亲的教诲,十分用功,踌躇满志想上高中,考大学。不料想,能否升学,村里推荐决定。荣河高中录取通知来了,没有我的名字。我茶饭不思,一连躺在床上几天。父亲没有怨天尤人,而是天天到床前劝我:天无绝人之路,总会有机会的。

为生活所迫,父亲给我准备了一辆人力车。我和他一道拉石头,一连几个月。我的家乡处在汾河、黄河交汇处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为根治水患,政府实施治黄工程。工程需大量石料,我和父亲加入拉石头的行列。每天凌晨3点出发,装五六百公斤的石料,途经两个5里长的缓坡,一个30多米长的陡坡,回到家已是晚上6点。一天下来,能挣2到3元。

拉石头的日子里,我和父亲形影不离。父亲给我讲他的军旅生涯,他经受过坎坷,他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。那段时光艰苦、危险、充实、欢

父爱如诗

卜金宝

“总会有机会的。”父亲的话应验。高中毕业后,我到运城糖厂当了一名工人。一年后,应征入伍。

让儿子参军,是父亲梦寐以求的事。那年,某部到山西执行任务,一位团政委在县里讲话。父亲回来跟我说:“这个政委讲话声若洪钟,非常有气势。”他要我像那位政委一样,用普通话给他朗诵课文。我至今清楚地记得,朗诵的有司马迁的《鸿门宴》、鲁迅的《祝福》、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等。

一位指导员带人到荣河执行公务,派饭到我们家。母亲竭尽所能为他们做最好的饭菜。饭桌上,父亲鼓励我向这位指导员问好,和他沟通交流,看他的言行举止……

我终于实现父亲的愿望,参了军。运城火车站送别那天,人山人海。有的父母含泪叮嘱,有的未婚妻恋恋不舍……

我就父亲一人陪伴。临行前,他送我一支钢笔,叮嘱说:“有什么不舍的?出去才有机会。”父亲如此说,是不想让我牵挂。后来听姐妹们说,送走我后,父亲在家躺了3天。他把牵挂和思念留给了自己。

我没有让父亲失望。从士兵干到指导员,从北部边陲闯到祖国的心脏,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事新闻工作者。人生旅途,我听从父亲的教诲,始终在努力。但遗憾的是,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有限了。回忆和父亲一起生活的岁月,我深感父爱是一首深沉的诗,每次默默读起,都有泪在心底流淌。

如今,我已经30年听不到父亲的唠叨。只能在梦中,与父亲相见;只能在父亲的墓前,向他倾诉。那午夜梦回的怅然,那深藏心中的遗憾,都诉说着对父亲的思念。

洗礼

雷晓宇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拉歌

每一个当过兵的人,对拉歌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我经历的第一次拉歌是刚到新兵连,当时还没学会太多的拉歌词,只在班长的简单传授之下记住了其中的三四句。连队提前半小时就把队伍带到篮球场边,由号称牧马山(新兵连驻扎的一座山包)“镇山之宝”的新兵连四排排长亲自组织,此君满脸络腮胡才剃两天就呈雨后春笋之势,身上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杀气。拉歌前,他只提了一个要求:拉歌比的就是谁的声音大,兄弟们只管扯开喉咙喊,哪个不把嗓子喊哑了,回去给他“加餐”!

拉歌就在这种略带压迫感的氛围之下开始。几百人的方阵各据球场一侧,用生平最大的声音狂吼。你方唱罢我登台,声音如潮水奔涌。那种排山倒海直欲摧城拔寨的声威,为我生平所未见,仿佛每个人的喉咙里都放置着一张狼皮蒙成的战鼓,所有的空气、尘土、秋草、树叶都加入了这场声音的对垒之中。最后,每个人的

喉咙都已沙哑。那场拉歌也成为我军旅生涯中最炽烈的场景之一,总是不绝于耳地回荡在记忆的上空。

拉歌其实是连队与连队之间摆在桌面上的友情较量,一种按兵不动的空中厮杀,一次阵营明确的声音对垒,折射的是部队的战斗力和作风。这有点像两军交战前的擂鼓助威,总能制“敌”于声势之间,颇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意味。

拉歌最能考验一个指挥者的临战应变和指挥才能。在拉歌进行曲中,往往还伴着嬉笑声、鼓掌声以及跺脚、瞄靶、打响指等各种姿势,这就需要指挥者用极具煽动性的手法来鼓舞士卒,应对各种挑战甚至挑衅。这时冲在最前线的指挥者,就像一个在乱阵之中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大将,沧海横流,方显英雄本色。

拉歌还是一场精神的共同洗礼,所有的个人心思在那个时候都会被搁置在一旁。在拉歌声中,再怎么沉静内敛的战士都会展现他粗犷与霸气的一面。拉歌像瀑布般洗过战士的心胸,更像一场激流裹挟着我们一路前行。身在其中的每一个参与者,都将汇入声势浩荡的江河。

紧急集合

在阐释这条军事术语之前,我想先描述一下给我印象最深的那场紧急集合:



牧区的早晨(油画) 翟建平作

长征

第4519期

